

农忙假

■刘辉煌

说起农忙假,现在的学生不仅没有经历过,而且连听都没听说过。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农村学校的学生大都“享受”过这假期。每逢农忙假期间,我们都要回家参加劳动。低年级的主要任务是在家中带好没入学的弟弟妹妹,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以便让父母亲一门心思投入田间地头的大忙中去。到了高年级,就能和父母一起到地里干一些割稻谷、搬稻禾、拾麦穗、送饭之类农活。

农忙假当然是农活最多农人最忙的时候放的了,每年有夏秋两季,就是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的繁忙季节。那时候我最怕的是割稻谷。跟着父亲一起上阵,有样学样,可看似简单的动作,自己做来却笨手笨脚手忙脚乱,走形变样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力不支,根本蹲不久。我学着父亲两脚岔开,弓着腰压着背,匍匐前行。但蹲上没几分钟,两腿又酸又麻;站起来猫着腰收割,一会儿就酸痛难忍,而且频繁地低头抬头让自己昏头涨脑。最尴尬的是,同时下地,父亲已经放倒了一大片,我还割没几茬。父亲大声呵斥着:快点快点。

夏天的阳光毒辣辣地穿透我干瘦的脊梁,稻芒也很欺人,稍不注意,它就划过皮肤,顿时,胳膊上出现一道道浅浅的伤痕,血珠直冒,带有碱性的汗水淌过,皮肤疼痛难忍。一不小心,一股稻茬又扎进磨透鞋帮的脚后跟。唉,遇到天大的困难都要忍,但谁想在大热的天干活啊?金黄的稻浪夹杂着父亲丰收的喜悦,也夹杂着我几乎绝望的心理,什么时候能到头啊?直到累得手无缚鸡之力,拿起水壶猛灌。而这时,父母通常会循循善诱:要好好读书啊,不读书以后只能干农活了!应该说,学生时代的农忙假,我们不仅经受了艰辛的劳动锻炼,也成了我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动力源!真是“苦其筋骨,劳其心志”。

我老家是一年两种两收。收完了稻谷就要开始新的种植。“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”。诗中那紧张繁忙的劳动图景,那赞美劳动

和劳动者的真挚情感,让人着迷,但真的让你干起活来,却是另外一番难受。很多时候,母亲和弟弟负责拔秧送秧,父亲和我负责插秧。我笨拙地下田,站稳身子,弯腰曲背,左手拿着一捆秧苗,右手拇指、中指和食指快速拆分秧苗插入田地中。插秧要眼观四方,左看三行右看三行对齐插秧,这样插出的秧苗,才会横平竖直。父亲传授的经验是五六厘米宽插一丛秧苗,横插七丛为一排。一排一排地插,脚步缓慢后退。一畦插完,再挨着插第二畦,一畦接着一畦插。就像是布袋和尚的《插秧诗》里头写的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但是,弯腰时间长了,腰疼脖子酸,胳膊手腕也都是疼痛的,一切痛苦都得忍受,实在是个磨炼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的技术活。就这样,通常几天农忙假下来,我的皮肤晒得黝黑,胳膊、臂膀还脱了层薄膜似的皮。

虽然放假了,学校仍然要求学生干活不误学习。放假前各科老师会分别布置一些假期作业,语文老师通常会布置写一篇或几篇与农忙有关的作文等等,题目无非是“记一次田间劳动”或是“我是父母的好帮手”。有一年农忙假期间,在收割水稻时,由于用力过猛,动作太快,我竟然割伤了右手的三个手指,以致鲜血直流。那时,我只是自己在田间采集了一把苦草,用嘴嚼碎敷在伤口上,又投入紧张的劳动中。我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篇题为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作文,老师不但给这篇作文评了高分,还推荐给了县广播站,当听到广播员抑扬顿挫地播读我的“大作”时,同学们的眼神满是羡慕,我也是自信满满,憧憬着自己将来能当作家。

农忙假是最好的劳动教育,让我们从小打下热爱劳动的底色,那些辛苦劳累的体验和锻炼,如今都化作美好的记忆,永远留在心中。现在的学校虽然不再放农忙假,但我认为中小学校最好要适时组织学生去乡下走走看看,体验一下农村环境、农民生活,必要时也可以适当参加一些体力劳动。否则,长此以往,即使是农村学生,也将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了。



(视觉中国)

时光深处的姜母鸭

■陈向阳

泉州,一座向海而生的魅力城市,一座乐观向上的城市,无论是节日那洋溢着喜庆的时候,还是在波澜不兴的寻常日子里,它总是被欢声笑语所萦绕。就像人生的舞台上,人们总是期盼着花好月圆,人间有美事。

国庆节期间,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处处人潮涌动,像是被注入了无限活力的河流。那种繁忙热闹的景象,丝毫不逊色于繁华大都市的闹市区。

我原计划前往泉州大名鼎鼎的三大丛林之一——崇福寺,在清净地修复自己纷乱的心绪。我沿着东街口缓缓前行,然后向右拐进崇福路。就在这一瞬间,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。那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在城基路(如今已更名为崇福路)名气很响的一家以姜母鸭而闻名的小饭馆,又飘出久违的香气。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香气,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,一下子开启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,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我不由自主地在它的门口停住了脚步。

怀着满心的好奇与念想,我缓缓向前走去。刚到小店门口,一股香气便扑鼻而来,那是一种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,能瞬间勾起无限食欲。整个店铺似乎都被这浓郁的香气所包裹,那是姜香与鸭肉鲜美混合而成的独特气息。店内的装修别具一格,是令人沉醉的闽南风情。那出砖入石的墙面上精心装裱着当年的一块菜盘子,盘子上面清晰地印着时光的痕迹,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曾经动人的故事。古朴的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,典雅的灯具散发出柔和的光,灯具上配着古典的图案,再加上店内播放着迂回缠绵的南音,那婉转悠扬的曲调在空气中缓缓流淌,仿佛在悠悠传唱着闽南的千年文化传承。室内那醒目的“泉州”两个大字,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地域归属感。整个环境一尘不染,这里,不露声色地把闽南元素融入每一个角落。坐在这样

的环境里,泉州的街头巷尾、风土人情仿佛就在眼前一一浮现,那些曾经的记忆如同幻灯片一般在脑海中徐徐回放。

忆起当年,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掌柜,他总能做出令人馋涎欲滴的姜母鸭。他有一个听起来颇为诙谐的外号叫“老猪哥”。这个外号虽然听起来有些浪荡子的意味,但实际上“老猪哥”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。他的心中怀着对家人深深的爱,也怀着对地道泉州味的深爱与厚望。为了让来到小餐馆吃饭的顾客留下难忘的味蕾记忆,他凭借着自己对美食的执着追求和独特理解,精心研制了一道镇店特色菜品——“姜母鸭”。这道“姜母鸭”可不得了,一经推出,就像是

一颗耀眼的星,在美食家们的心里闪闪发光,也招徕了一批批食客。当年的泉州,姜母鸭可谓独一无二的人间美味。很多人被它那色、香、味齐全的魅力所吸引,大老远乘坐人力三轮车到崇福路排队购买。那长长的队伍,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,在窄窄的小街上蜿蜒着……

然而,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。“老猪哥”由于长时间为小餐馆操劳,身体不堪重负,不幸英年早逝。他的离去,就像是一棵大树轰然倒下,靠一道姜母鸭而闻名的小餐馆也随之失去了支柱,默然退出这条飘香的老街,就像是一首美好的乐章突然中断。好在姜母鸭的香气并没有散气,依然在崇福路,在古城的巷陌里弥漫着……

时光如海上波涛,淹没了许多故事,曾经让泉州人心心念念的“老猪哥姜母鸭”也被浪潮淹没。但是,在生活的转角处,也总有那么一抹希望的绿影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。有人追随着“老猪哥”的脚步而来,曾经寄托着泉州人味蕾记忆的姜母鸭,又顺着记忆的轨道,潮流而来,久违的香气又索回在老街旧巷。

仿佛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,我循香而来,找个角落,静静地坐下,来一份古早味的泉州姜母鸭,也让老时光有了新气象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